

...piece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罗克珊娜

[英] 笛福 著

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 | 陈少莎 译



前
言

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它们的命运归宿却各有不同。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无论多伟大的经典性名作或世界性的文学大师都有过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期，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不论将来或过去，绝对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世界文学之林却有这一另类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不绝，甚至于对簿公堂，至今也难以定论。对于此另类文学作品，社会各界和评论家们往往毁誉参半，称誉者赞之为惊世之作、细品详评、如珍似宝；诋毁者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口诛笔伐，引起政府的关注并下令查禁和销毁以平息双方争议。但是不管怎样，此另类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克服千辛万难欲求一睹为快。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此类作品实行禁行，一般读者只能通过介绍性的文字了解一二，至于作品全貌，甚难一见。为了却广大读者多年的夙愿，我们特邀世界另类文学研究会理事长J.托里森为顾问、组织国内研究另类文学的专家学者，将数载光阴浓缩于《世界另类文学经典》一书，其筚路蓝缕

之功只求满足读者需要,淘尽世界文学中的另类,另类中的精华。

但世界文学源远流长、争奇斗艳,难免疏漏一二,敬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1年1月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 用 户 指 南

一、系统软硬件要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采用数据库技术进行全文检索,利用树形结构可方便按书名分目进行查询、打印、复制等多种功能,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面对流行平台设备而设计,用户只须预装中文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即可使用本系统。

1、硬件要求:

CPU: INTEL80486DX100 以上(推荐使用 PC 586)

内存:8M

硬盘:40M 以上空间

配备:光盘驱动器

2、软件要求:

安装中文版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

二、系统安装和启动

(一) 安装:

- 1、放入光盘,
- 2、运行光盘目录下的 SETUP.EXE,根据安装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 3、重新启动电脑。

(二) 使用:

- 1、放入光盘,
- 2、点按[开始] - > [程序] - >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即可进入系统界面。

三、系统操作说明

1、启动系统后进入主画面:按[继续]按钮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

2、当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后,系统左窗以目录形式显示全书的分目录;双击分目录时,系统右窗口则显示其内容,用户可以打印或复制。

3、当目录树节点名称前有“+”标记时,可双击节点名,系统自动弹出相应的子层结构;当出现“-”标记时,双击节点则成收缩状显示。

四、《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共收录以下二十二部名著:

- | | |
|-----------------|--------------|
| (1) 情之罪 | 萨德(法)/译者:袁在民 |
| (2) 爱之诡计 | 萨德(法)/译者:丁文召 |
| (3) 朱斯蒂娜 | 萨德(法)/译者:卢炳瑞 |
| (4) 人兽 | 左拉(法)/译者:应国庆 |
| (5) 肉体的恶魔 | 左拉(法)/译者:卢火生 |

- (6) 红杏出墙 左拉(法)/译者:林德煌
(7) 蛮荒之吻 克利奥(法)/译者:张文成
(8) 淑女劫 莎丝琪·荷波(法)/译者:杜春媚
(9) 神女 比尔·路易斯(法)/译者:翁燕然
(10) 亚玛 库普林(俄)/译者:潘 经
(11) 纵欲者萨宁 阿尔志跋绥夫(俄)/译者:苏 静
(12) 欢愉之河 莎丝琪·荷波(英)/译者:翁燕然
(13) 僧 侣 刘易斯(英)/译者:张立波
(14) 你抚摸了我 D.H 劳伦斯(英)/译者:王爱清
(15) 儿子与情人 D.H 劳伦斯(英)/译者:洪俊哲
(16) 孤寂深渊 霍尔(英)/译者:屈永科
(17) 罗克珊娜 笛福(英)/译者:陈少莎
(18) 槛楼时代 道克特罗(美)/译者:霍小萱
(19) 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美)/译者:周 敬
(20) 被涂污的鸟 西·科辛斯基(波兰)/译者:陈得利
(21) 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译者:张立波
(22) 爱经 奥维德(古罗马)/译者:应国庆

谢谢您购买《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 - ROM); 技术服务:(0)13910551429

我的朋友们告知我，我诞生在法国普瓦图州或普瓦图省的普瓦蒂埃城。约摸在 1683 年，新教徒们都在严酷迫害下被逐出了法国，我的父母亲也因为宗教信仰而出逃，从那里把我带到了英国。

我不清楚，也可以说根本不晓得我是因什么缘由被带到这里来的。总之我为住在这里而感到很高兴。伦敦是一个快乐的大城市，挺合我的胃口，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热闹，喜欢看到许多名流人士。

除了语言之外，我身上已毫无法国人的迹象。我的父亲和母亲比当时人们通常称之为逃亡者的那些人要体面一些，兼以他们出逃得早，所以轻易地保住了他们的财产。他们在过来之前，已经汇寄出了大量的钱。据我所知，还有大批的法国白兰地、纸张和另外一些货物；那些东西在这里出售非常赚钱，所以我父亲过来后，生活过得很顺利，丝毫不去恳求这里侨胞的周济和救助。相反，他的家门口却常常挤满了饥肠辘辘、可怜巴巴的穷人，他们都是当时因为良心或别的原因而逃到这里来躲难的。

我确实听我父亲说过，他给那一伙人烦死了，本来，他们不须在意宗教派别，呆在那里就行了嘛，却偏要大批大批地拥到这里来，想在英国混口饭吃。这全是因为他们听说什么逃亡者在英国受到热烈欢迎，什么由于伦敦人的仁慈救助，怂恿他们到斯塔茨尔茨、坎特伯里等地的工厂里去干活，他们很快就有了工作，得到的工资比在法国这类地方高得多。

是啊，我父亲告诉我，这些人的嘈杂，比那些真实的亡命者和只是由于内心的痛楚而亡命的人，使他更为烦恼。

我是十岁上下给带到这里来的。如我上面所说的，我父亲

日子过得很好。大约又过了十一年，他死了。那时，我已学会了社会交际，已按照伦敦的习俗，结交了几个英国邻居。同时，我还是个年轻人，结交了三四个跟我年龄相当的游戏伙伴。因此，伴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慢慢变成了亲密好友，这大大加快了我学会言谈和交际。

我进了英国学校。由于年纪小，我学英语学得不赖，还学会了英国青年妇女的所有习惯。所以，除了法语之外，法国的东西基本上都记不住，我讲起话来，也不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带法国腔，而是说的我们叫做纯正的英语，好似我是在英国出生的。

为了说明我自己的性情，恕我说得尽量公允，好像我是在述说别人的事一样；至于我是否自我吹嘘，那就留给读者公断了。

我自己十四岁左右的时候，身材颀长，长得端庄美丽，对一般事情都十分精明，能言善辩，口齿伶俐，爱讽刺挖苦，谈起话来有点鲁莽，或者用我们的英国话来说，有点儿冒失，但是，我的言行举止仍很优雅淑静。有人说，因为我是法国人，所以生来会跳舞，我最爱跳舞，而且歌也唱得不赖；唱得好极了，你听了就明白，这对我后来的岁月是大有好处的。除了具备这一切之外，我又既不缺乏智慧、美貌，也不缺乏金钱。我就这样走向了社会。我具有任何一个青年女子所渴求的各种讨人喜爱的良好条件，以我自己看来，我的前景也是一片美好。

约摸在十五岁时，父亲给了我——用他的法国话来讲——二万五千个列弗，相当于二千镑的嫁资，把我嫁给了这个城里的一个著名的酿酒商。请允许我在这里隐去了他的姓名，因为虽然他是毁灭我的根本原因，我可不能这样严酷地报复他。

我跟这个所谓的丈夫一起美美满满生活了八年，那时有一段时间我们购置了一辆四轮大马车，也就是说，一辆有点儿像假

冒的四轮大马车。在一个星期内，那几匹马都是拖运货车的。只有在周日才允许我乘四轮大马车到外面去一下，或者去教堂，或者去别的地方，这要看我丈夫和我互相讨论的结果来决定；顺便提一下，我们常常意见不一致。不过这是后话。

在我述说我一生中的结婚这段经历之前，你必须允许我，像我公允地讲述我自己一样，对我的丈夫也作一下公正的描述。他是一个快活人，长得很英俊，是哪个女人都希望的伴侣，个子高大，身材匀称，块头稍大一点，还具有一点儿绅士风度。他跳舞跳得很好，我想这是我们两人结婚的主要原因。他有一个老爹，经营业务，谨慎又小心。所以，生意上的事，他就管得很少，只须偶尔去看看就行了。他也就趁机利用这一点，对生意上的事一点也不过问，只顾到外头去结交朋友，大打其猎。打起猎来，可以说不要命。

在我告知你他是一个潇洒的男人和一个出色的猎手之后，其实把要说的也全都说完了。而我是很倒霉的——我跟别的年轻女子一样，如上面说的，我之所以会挑上他，只因为他是一个潇洒的、活泼的人——可除此之外，他又是哪个女子都不想与他结为夫妻的一个意志单薄、头脑空虚、不学无术的家伙。在这里，不管我为我后来的行为怎样责怪自己，我都要坚决地对我的同类——这个国家的青年女子们事先提个醒：假如你们关心将来的幸福，想以后跟丈夫一起快活过日子，希望维持你的幸运，或者遭到什么灾祸之后又交好运，那么，女士们，可千万不要嫁给一个笨蛋，什么样的丈夫也比一个笨蛋强。跟了别的男人你可能会不幸，但跟了一个笨蛋，你就毫无疑问的不幸了。是的，他就是想让你舒服，他也没本事办到。他办每一件事都不干脆，说的每一句话都空洞无物，一个略微有点头脑的女人，都会在一天中忍不住二十次对他感到讨厌和恶心。要是有一个女人把一个



俊美、潇洒的丈夫带到社交场合里，听到他一开口，就不得不为他而脸红。别的绅士们讲起话来有头有尾，而他什么话也不会说，看上去活像个笨蛋。或者更糟，听他说的乱七八糟，被人家当做傻瓜笑话，还有比这更叫人受不了的吗？

其次，笨蛋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多得难以举尽，很难说哪一种笨蛋是最糟的笨蛋。我必须说的是，女士们，你们可别嫁给笨蛋，不管什么样的类型，都千万别嫁给他。是个发疯的笨蛋也罢，头脑清醒的笨蛋也罢，总之不管你嫁给谁也不能嫁给一个笨蛋。不，做什么都行，哪怕是遭受严酷的天罚，做一个老处女也罢，那也比嫁给一个笨蛋好。

好吧，这个先放下不讲了，将来我还有机会再谈。我的情况十分令人难以忍受，是由于这场不幸的婚姻里还渗进了好多愚昧的事情。

第一点，我必须坦白，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是一个自负的笨蛋，非常固执。无论和谁在一起，或者无论别人提出什么建议，他都相信他自己说的是最正确、最好、最中肯的。虽然他说话时一副谦逊的模样，可是一旦要他用论点和论据来为他自己说的话进行阐述时，他可就说得软弱无力，空洞无力，根本说不到要点上去，简直叫谁听了都感到讨厌和为他害羞。

第二点，他又专断又固执，对一些明显是前后抵触的事情，都深信不疑，真叫人难以接受。

就是没有其他的缺点，光凭这两点，也足以让他成为一个令人最难忍受的丈夫了。这样，大家也就不难设想到，我和他在一起过的是什么日子。但是，我尽量不作声，这也是我惟一胜过他的地方，每当他滔滔不决地和我唠叨时，我都不加应答，不跟他谈论他在说的事，这样一来，他当然就很是恼火，站起身来就走，这是我想抽身的最灵验的方法。

这方面我还可以说很多，我是怎样让自己的日子能够过得下去，又是怎样才跟这个世界上脾气最顽固的人和平相处的，但这些都说来话长，也太繁琐。我只挑一些与我要讲的事情相关的来讲一讲。

我结婚后大约四年，我父亲死了，我母亲是老早就死了的。父亲对我的婚姻是很不满意的，他对我丈夫的言行举止，几乎没有看到一点满意的地方，不过，他死的时候，还是留给了我五千多利弗，但是他把钱都交给我哥哥了。我哥哥是个生意人，做生意不会思前虑后，投机失败了，不但把自己的钱赔光了，还把我的钱也搭上了，这事我等一会儿再谈。

因为不能把钱交给丈夫，就这样丧失了父亲给我的这笔最后遗赠。这就是嫁给一个笨蛋的好处之一。

父亲去世不满两年，我丈夫的父亲也死了。就像我所想的那样，这给他增添了一大笔财产。这个酿酒厂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整个厂都归他支配了。

但是，股本一增加，却酿成了他的不幸，因为他没有做生意的天份。他丝毫都不懂得记帐。起初，他倒确实忙了一阵，一副认真做生意的架势，但随即就懒散下来了。他把审查帐本看作是有失脸面的事情，因此把全部事务都委托给了他的职员和记帐员。他用现金付给麦芽制造人和支付营业税，再留一些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他才自由自在，吊儿郎当呐，管它赚钱与否。

我预料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劝过他好几次，叫他关心生意。我告诉他，这一头，顾客们都在埋怨他的雇工们做事潦草；另一头，由于职员漠不关心，不来维护他的利益等原因，他已背上了好多债。但他对我不是口出恶言，就是编出一套假话来回敬我。

好啦，这是一个很没趣的故事，不应该讲得太多，还是就此

打住吧。我丈夫开始发现他的生意下滑了，资本也缩小了，总之，他生意做不下去了，有一两次，他的酿酒器皿都给拿去抵了营业锐，最后一次，他无路可走，只好把酿酒器皿全都低价卖了。

这样一来，他才慌乱，他决定不做生意了，这我倒丝毫不感到后悔，因为我早已预料到他若不及时停业的话，他也会被迫以另一种方式来停业，那就是破产。再说，我也希望他能在还留下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不做生意，以免在这个家变得一贫如洗时，把我连同孩子们一起赶出家门，因为现在他已让我生了五个孩子。这可能是笨蛋们所善于做到的惟一的事吧。

当他把酿酒厂转于卖给另外一个人时，我觉得挺欣幸。因为付了一大笔钱还债后，我丈夫是无债一身轻了，他的口袋里还有两三千镑。现在我们只得从酿酒厂搬出去，在离城大约两里路的××村租了一座房子。仔细想想，觉得能在这种情形下脱出身来，还是很不错的。我那英俊的丈夫，只要多多少少有点儿聪明才智，那我还是可以好好生活的。

我向他提议，拿那些钱去买所住房吧，或者，拿出一部分来，再加上我的一部分钱（我当时还有钱，而且本来可以留存下来的）去买所住房。这样，起码在他有生之年，我们还可以勉强过日子。但笨蛋的特点之一就是不肯和别人商议，他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他还是跟从前一样过日子，带着他的马和一伙人，每天到森林里去狩猎，其余的事什么也不干。但是财物很快就越用越少了，我想我已看到我的毁灭正在加快来到，已没有什么办法能加以阻挡。

我尽可能地劝说他，恳求他，但是一点儿也没用。我一再告诉他，我们的钱用得飞快，要是钱用完了，我们会落到悲惨的地步。但这些话对他毫无作用。他还是像笨蛋一样干他自己的，对我的眼泪和悲伤全然全不考虑，也没减少他的开支、装备、

马和仆人，这样一直到最后，他在这个世界上连一百镑钱也没有了。

不到三年工夫，我们的钱财就这样全部殆尽了。可我得说一句，他花钱也花得太蠢了。因为他根本就不跟有益的人交朋友，平常总跟一些猎手、骑马打猎的人和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聚合，这是做笨蛋的又一个后果。这种人决不会在比自己聪慧、干练的人身上找到快乐，所以他们就与流氓为伍，跟看门人一块儿喝酒，总是跟身份比自己低的人交往。

这就是我的可怜的情形。一天早晨，我丈夫对我说，他眼看就要落入一种悲惨的处境了，他想到别的地方去碰碰运气。以前我要他趁早想想他自己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况，不要把事情弄得无法挽救，他就几次提到过要出去闯荡，但我看他并不真心打算这样做，因为他一向是说话办不到的。现在我自然也以为他只是说说罢了，当他说他要走时，我总是暗中祷告，甚至对自己说：“但愿你走，不然，你再这样下去，会把我们都活活饿死的。”

可那天他却一整天不出门，晚上也在家里睡。第二天清晨，他就起了床，走到朝马厩的窗子边，吹起了他的所谓的法国号，这是他往常用来招呼他的人马去打猎的信号。

那大概是八月下旬的一天，五点钟天就亮了，这时我听见我丈夫和他的两个仆人出去了，走时顺手关上了院子的门。他走时跟往常出去打猎时一样，只和我说了几句话。我也没有起来对他说什么重要的话，他走后我又大约睡了两个小时。

要是我马上就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丈夫了，那读者一定会感到有点惊讶吧。其实，我不但没有再和他见面，而且从此也没听到他传来的消息，或是任何有关他的消息，也没有听到他的两个仆人和马的消息，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样了，上哪儿去了，他们是朝哪条路走的，他们干了什么事，想干什么



事,好像地上开了个口子,把他们都吞下去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除非来世才弄得明白了。

最开始的两天晚上,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开头一两个星期,我也并不怎么感到意外。我认为,要是他们遇到了什么灾难的话,那我马上会听到消息的,同时我也晓得,他带了两个仆人和三匹马,他们要是一起都出了事,那真是世界上最离奇的事情了,就是那样,过些日子,我也一定会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的。

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诸位不难设想,到后来我可吓得要命了,看看自己的境地,想想我已落到这样可悲的田地,更加惊慌失措了:带着五个孩子,缺衣少吃,身边只有七十镑钱和少得可怜的几样值钱东西,那虽然还值点儿钱,但总不能用来长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啊。

我不知道该如何办好,也不知道该去向谁求救。房租太贵,又不能在现在住的房子里住下去了,可没得到我丈夫的允许就离开这所房子,那他回来后我怎么交代呢?这个办法行不通。这样,我可真没办法了,忧郁沉闷,丧气到了顶点。

我这样沮丧地生活了大约一年。我的丈夫有两个姐妹,她们都已结婚,生活过得不错,他还有一些我知道的近亲,我希望他们会帮我一点儿忙。我常带信给他们,问问他们是否有了我那流浪汉的消息,但他们都回复不知任何消息。信捎得多了,他们逐渐对我厌烦了,为了使我明白这一点,他们回答我的女仆的询问时,就有意既怠慢又无礼貌。

这伤透了我的心,加大了我的痛楚。我除了流眼泪外,没有其他办法,因为在这世界上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亲人。我忘记说了,在我丈夫离家前大约半年,我兄弟也遭受了同样的不幸——他破产了。在这背运的情况下,我还含羞蒙辱地听说,他不但已经被捕入狱,而且就是通过调停,偿还部分欠款,还清债务的话,他

也将一无所有了。

真是祸不单行。我兄弟的破产是我丈夫出逃的征兆，我对我兄弟这一切也不存希望了。我的丈夫走了，家里的孩子全交在我手里，没有东西抚养他们，我的处境悲惨得无法述说。

大家可以想象到，以我的财产和从前的环境，我留下了一些金银餐具和珠宝首饰。我的丈夫是向来没有吃过苦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也不像其他男人那样来抢我这些东西。在我还在等待着我丈夫的那很长一段时间里，眼看现钱要花完了，我就开始一件接一件地变卖东西，到最后，一些值钱物品很快就卖光了。我知道，我已只剩下了一片悲惨痛苦的前途，连我的几个孩子也就要在我身边忍饥挨饿了。让随便哪一个生活富裕舒适的母亲想想我的困境吧。我已不抱再见到我丈夫的指望，真的，即使我能再见到他，他也是一个世界上最无能力救助我的人，也不会挣一个子儿来缓和我们的痛苦。他既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打算。他不可能去当职员，因为他写字向来就写不好。他写出来的东西几乎叫人认不出来，所以，他也看不懂别人写的东西。他看不懂正式的英文，所以也不会拼写标准的英文。最让他快乐的是万事不操心。他能靠在杆子上，一站半个钟头，嘴里叼个烟斗，不声不响地吸啊吸的，或是像德莱顿^①笔下的乡下人那样，嘴里吹着口哨，脑袋瓜一点不想事，整天走东串西，甚至他一家人都在挨饿，已没有任何东西可让他浪费了，我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也不知道花掉最后一个先令后，再到哪儿去挣一个来。

这就是他的性格，这就是他最大的本事，老实说，我也不像开始那样把他的出走看作对我是天大的损失了。他对我也确实

^① 德莱顿(1613-1700)，英国著名诗人。

太狠心太残忍,事先丝毫不告诉我他的打算。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起码在出走前的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有这个打算了,可他竟没有拿走我们所剩下的一点儿钱,也没拿走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以便维持他一段时间的生计。他并没有这样做。我完全可以证实,他离家时身上总共不超过五几尼。我只晓得他把它叫做法国号的那支猎号和那副打猎用的马鞍放在马棚里,走时只穿了他平时穿的那身所谓漂亮装备,带走了一条绣花鞍褥,一盒子手枪,和另外一些属于他们的物品。他的一个仆人还有副马鞍和几支手枪,只是粗糙一点,另一个仆人有一支长枪。所以,他们出门时倒像是去远足,而不像是去打猎。从那以后许多年,我一直没听说他们的消息。

我说过,我带信给他的一些亲戚,可他们只给我简短粗鲁的答复。他们谁也没有来看望我和孩子们,连问都没问一声。他们都很明白,我的困境很可能马上会给他们惹上麻烦。但现在可不能跟他们或是别人泡时间了,我不再带信给他们,而是亲自跑到他们那里,向他们明白讲述我的困境,告诉他们事情的所有经过和我落到了什么田地,求他们指点我,我该怎么办,我以他们求之不得的那种卑下的样子,请求他们想想,我自己是毫无办法了,若是得不到救助的话,我们一家人必定都会毁了。我告诉他们,如果我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我还可以干些针钱活,尽力养活他们,那样,我只来求他们为我找点事做就行了,我可以用自己的劳作来挣得食物。可是想一想,我是一个从来没学会劳作的单身女人,又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工作,要想搞到五个孩子吃的食物是办不到的,我的几个孩子还很小,没有一个能帮得上忙,哪个都不肯救助你一个子儿。

走到哪儿都相似:在他的两个姐姐家里,他们几乎连坐也不请你坐,另外两个近亲也没给我一点儿吃的喝的。我找第五

个亲戚是一个老太婆。她是我丈夫的舅妈，是一个寡妇。在这些人当中，数她最无财力救助我了，可她倒是请我坐了，还让我吃了一顿饭，比其余的人都仁慈。可是她担忧地说，她有心帮助我，可是确实办不到。我认为她说的是真话。

在老妇人这儿，伤心的忠实助手——眼泪，减少了我的一点痛楚。我对她说，我丈夫的另外一些亲戚是怎样看待我的。谈到这些，我又禁不住泪如雨下，痛哭了好一会儿。最后，搞得那位善良的老妇人也陪我流泪。

可从他们那里回到家，我丝毫也没感到心里放松些。我待在家里，陷入在无比的痛楚中，这种痛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从那以后，我还到老妇人那儿去过几次，一再恳求她，要她到另外几户亲戚那儿去对他们说说，若是可能的话，起码让他们把孩子带走，或是能给他们一口饭吃。说句公道话，她倒的确是尽力的，去找他们说，可是不起作用，他们连那样一点忙都不肯帮的。她大约哀求了老半天，才算从他们那里求来了十一二个先令，这点钱虽然救了燃眉之急，可并不能缓和压在我身上的负担。

有一个穷妇人，她原来是靠我们家救济过活的，跟其他的亲戚相比，我向来对她很好。一天早晨，我的女仆告诉我，可以捎个信给这个穷妇人，看她能不能在我们艰难的时候帮点儿忙。

这里我得对我的女仆、这位可怜的女孩表扬几句。我虽然付不出她的工钱，并且跟她说明了，我没办法支付欠她的佣钱，可她还是愿意和我呆在一块。在我分文不剩的时候，只要她有钱，她都会帮助我。她这样做，我相信这是她的忠诚和善良。可她这样做，最终她是得到了回报的，这一点以后大家就会明白。

艾米（这是她的名字）告诉我，带个信儿去叫那个穷妇人来吧。我当时正心烦不已，也就按她这样做了。但就在要带信给她的那天上午，我丈夫的舅妈已和那位穷妇人来看我了。那位



好心的老妇人看来是诚心地为之忧虑的，她又跟那些亲戚去谈了谈，要求他们能帮我点什么忙，可是毫无结果。

看一看她来的时候我那副情形，那你就多少会了解我眼下的痛楚了。我有五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十岁，家里已经没有一个先令可给他们买吃的食物，只好叫艾米去把钥匙子卖了，从肉店里买点肉回来。我坐在客厅的地上，四周是一大堆旧衣物和被单之类的东西，我正在它们中间乱找着，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可以出卖或者可以典当的东西，好去换点钱。我一直在哭，想着以后该怎么办，哭得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了。

恰好这时，有人来敲门了。我以为是艾米，就没有站起来，一个孩子去开了门。两位妇人径直走到了我的屋里，看见我正如上面说的那样坐在地上泪如雨下。看到她们到来，特别是看到我刚才正打算去叫的那个人也来了，我吃了一惊。她们看到我时，我是怎么一副模样啊，我哭得眼睛红肿，房间里是一片狼藉，我的四周堆着那样一堆堆东西。尤其是当我告诉她们我在做什么和为何要这样做时，她们就像约伯的三个安慰者^①似的坐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对我谈一句话。两个人只顾自己和我同样一个劲地号哭起来。

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必要多说了，一切都不言自明。她们看到，前不久我出门还是坐自己的马车，可现在穿得又脏又破。以前我长得又丰满又亮丽，现在已骨瘦如柴。这所房子原来是堂堂皇皇地摆满了画像和装饰品、橱柜、穿衣镜等物品，每一样都摆得恰到好处，现在已是一贫如洗，大多数东西都给房东拿东拿去抵了房租，或是卖了换点食物。总之，屋子里是一片悲凉气

^① 约伯为人正直，远离恶事，但上帝因受撒旦之谗而降祸于他。这时约伯的三个朋友各从本处约会回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为他而放声大哭。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2章第11节。